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

美国和法国在经历了200多年的**荣辱与共**之后,他们的**联姻**正在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瓦解**。本书将**披露**鲜为人知的**内幕**。

The French Betrayal of America

【美】肯尼思·R.蒂默曼 (Kenneth R. Timmerman) 著
陈平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法国对 美国的背叛

【美】肯尼思·R.蒂默曼 (Kenneth R. Timmerman) 著
陈 平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French Betrayal of America

By Kenneth R. Timmerman

© 2004 Kenneth R. Timmer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Forum,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美)蒂默曼著;陈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117-0568-6

I. ①法…

II. ①蒂… ②陈…

III. ①法国-对外关系-美国

IV. ①D856.52 ②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2056号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颖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导 言

法国出什么问题了？

“去打仗不带着法国就像去猎鹿不带手风琴一样。你只不过是把许多毫无用处又吵吵闹闹的东西留下了。”

——杰德·巴宾，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1989年—1992年），
引语出自2003年1月30日MSNBC的名牌对话节目《硬球》

随着2002年底至2003年初美国和法国在联合国的针锋相对，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似乎永无止境。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芭蕾舞演员，从一个首都跑到另一个首都，努力说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投票反对任何可能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使用武力的决议，而美国则厌恶地关注着这一切。德维尔潘并不满足于像我们的一些盟友那样同美国作对，而是积极地寻求联合各国领导人和公众舆论把美国——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当作敌人。

对美国自我防卫的权利或者合法地提出异议或者积极地颠覆，对于这两种立场间的巨大区别，乔治·W. 布什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把空军一号专机上提供的法式吐司（French toast）^① 改名为“自由吐司”（Freedom toast）。

① 蘸牛奶鸡蛋后轻炸或一面涂黄油另一面烘烤的面包，在美国较流行。

——译者注

在法国，反美宣传已经波及到了普通大众，而且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佬的神经崩溃了”，法国左翼报刊《解放报》颇受欢迎的博客上有一条很典型的帖子，“上帝啊，请让‘双U’再次以错误的方式吞下一块椒盐饼干，而且这次一定要让饼干卡在那儿”。^①

在战争打响的头几个星期里，我正好在法国。如果你也在法国的话，你会沉浸在一个和美国人听到、看到、读到的截然不同的现实中。即便是在那些憎恨布什总统的美国媒体上，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法国人称伊拉克南部最大的城市巴士拉为“烈士之城”。这并不是因为萨达姆谋杀了这个城市里众多的什叶派居民，而是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小心翼翼地包围了这座城市以减轻平民的痛苦。

战争开始还不到一个星期，法国媒体的那些权威评论家们已经得出结论：那些盎格鲁-美利坚“侵略者”已经陷入了“泥潭”。平民被喜欢开枪的美国大兵们大批地残杀了，这些大兵犯有“战争罪”。法国大肆报道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活动以证明美国是如何“孤立”，还大肆报道美国自己的示威者（包括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这些人要求进行“政权更替”，但不是在伊拉克，而是在美国。

伊拉克战争的头一个星期里，那些听国营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看法国电视二台的普通法国人认识到，美国正在跌向一次屈辱的失败，而那位“牛仔”总统，乔治·W. 布什，正在走向耻辱，如果不是走向被弹劾的话。法国的新闻界和权威评论家开始用高亢又充满敬畏的语气推测美国在对萨达姆的战争中失败后中东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引人注

^① 原文为Dubya，“双U”即“double U”，指英文字母W，是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习称小布什）总统中间名的首字母。其父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习称老布什）。2002年1月13日，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一边观看全美橄榄球联盟决赛的电视转播，一边吃椒盐饼干，一不留神吞咽不当，出现心跳过缓，导致他从沙发上摔倒，造成轻微擦伤。Dubya实际上是对布什的得克萨斯口音的恶意模仿，现已成为布什的绰号。——译者注

目地展示美国的脆弱性难道不会鼓动其他国家和恐怖组织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吗？

法国媒体报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本没有对雅克·希拉克总统的政策进行任何批评。就是这位总统在2002年4月的第一轮选举中只获得了19.8%的选民支持，侥幸战胜了新法西斯主义领导人让-玛丽·勒庞（他以16.8%名列第二）。这要是在平常时候，在野的社会党早就攻击希拉克了，而那些活跃的法国舆论刊物也早就从各方面讽刺挖苦他的政策了。

法国的战争报道不仅仅是一边倒的，而且还蓄意地不准确、毫不掩饰地反美。这种仇恨新闻一度很盛行。一个例子就是开战前两天播出的一个流行文化广播节目。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放了一段模仿布什总统的讲话，模仿的就是总统本人的声音。而这个讲话是为了准确传达同原意截然相反的意思而拼凑起来的。布什说，美国“将对英国和另外40个国家发动进攻。我们是在向自由开战。今天这个行动的代号就叫持久的恐惧。伊拉克人民将遭受苦难”。在总统讲话时，大声诵唱“真主伟大”的背景声逐渐盖过了他的声音。在法国，那些阿拉伯人拥有很多电台。你也许会认为，这种赤裸裸地试图激发反美仇恨的电台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不是。这个节目是法国国营电台向全国播放的。这是在无耻地呼吁人数众多的法国穆斯林把美国视为上帝的敌人。

我最喜欢引用的一段话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军事分析家”说的。他责骂那些痴呆的、20多岁的士兵——牛仔们随意射杀平民。“如果士兵杀了平民，他们是不会受到制裁的”，他说。“他们甚至连母牛都射杀！”这句话出现在巴黎的日报《世界报》的头版上，而《世界报》可是法国新闻界的灰色女士。^①

^①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报纸，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美国高级报纸和严肃出版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由于风格古典严肃，它有时也被戏称为“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译者注

难怪，在法国的一次舆论调查中，接受调查的人中有 25% 的人说他们希望萨达姆·侯赛因赢得这场战争。这种情况糟透了，以至法国总理让-彼埃尔·拉法兰很忧虑地发出了一份声明，警告他的同胞们说，虽然法国拒绝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战争，但敌人是萨达姆·侯赛因，而不是美国。

法国，这个曾经在 200 年共同分享的历史中多次和美国并肩站在一起的国家和民族，如今这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据说，每当有人问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为法国拒绝参加美国领导的联盟而遗憾，他喜欢重复一句话，而这句话据传是前国防部副部长杰德·巴宾说的：“去打仗不带着法国就像去猎鹿不带手风琴一样。你只不过是把许多毫无用处又吵吵闹闹的东西留下了。”

法美关系历史悠久。1781 年 10 月 19 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查理斯·康华里勋爵^①意识到他已经被自命不凡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打败时，他命令他的副司令把自己的剑递给罗尚博伯爵^②，正是这位法国将军的部队构成了彻底击败英军的主力。

通过教科书，美国的孩子们得知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法国的孩子们也了解，在上个世纪美国两次回报了这份恩惠。1917 年，约翰·潘兴将军作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踏上法国的土地时，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拉法耶特^③，我们来了！”随后，在第二次

① 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1776 年—1781 年率英军镇压美国独立战争，战败投降。——译者注

② 法国军事家、元帅，支持美国革命，率领法军协助大陆军于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击败英军。——译者注

③ 此处指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1757 年—1834 年），法国近代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袖人物之一。出生于法国奥弗涅省一个贵族家庭，承袭侯爵爵位。1776 年 4 月他得知英属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发表《独立宣言》的消息后，冲破重重阻力远渡重洋来到北美，参加北美独立战争。1777 年 7 月，费城大陆会议授予他少将军衔，任命他为大陆军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他在约克镇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世界大战中，美国用自己儿女的鲜血支付了友谊的代价。

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和法国一直保持着爱与恨的关系，就像是旧情人或前夫前妻那样。1966年，戴高乐将军让法国从北约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中退出并命令美国撤离位于巴黎郊区圣日尔曼·安·雷的基地。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问他是不是也要求把战死在奥马哈海滩上的美国士兵的坟墓迁走。

当然，戴高乐将军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的法国人也没有。但是，怨恨和不满却在日益加深。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一书剖析了过去十年里逐渐现形的美国与法国的离异，同时也提醒读者们这两个国家间悠久的历史以及冷战时期它们的战略合作。

作为常驻法国18年（1975年—1993年）的记者，我是这本书里描写的许多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我的一些消息提供者与我相识20多年了，随着他们在法国的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内逐步提升直到执掌大权，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我分享他们的远见卓识及信息，这通常是记者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尤其如果你不是法国人的话。我用法语写作，是法国电台的外交政策评论员，多次在法国的电视台出境，我一直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混合人，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一旦涉及到最基本的东西——自由以及我对国家和个人自我防卫主权的毫不动摇的信仰，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冷战期间，法国曾多次帮助美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上去更像是美国在帮助法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不远的历史中，20世纪80年代初法美间的战略合作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就是在那个时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保守的罗纳德·里根建立了坚固、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根基就是战胜苏联这一共同目标。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一书要描写这对关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令人惊讶的顶点到2003年显而易见的离异。这是从一

个记者的视角来写的，而这个记者正是他要描写的众多事件的见证人。但是，这本书也将毫不留情地揭示法国同萨达姆·侯赛因三十多年的结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结盟似乎要取代法国和美国之间 225 年的婚姻。

目 录

导 言	1
1 离异	1
2 第二次婚姻	31
3 危险的联系	42
4 内阁中的共产党人	69
5 蜜月期	95
6 海湾的富矿	121
7 技术紧张	152
8 第一次海湾战争	169
9 间谍和贿赂	193
10 旧日情人	216
11 贵妇实乃娼妇	244
12 拯救萨达姆	273
13 追求荣耀	295
鸣 谢	335
后 记	339
译后记	349

离 异

许多年前，我头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只要他解开外套钮扣，就能隐约看见他的那把点 357 麦格农左轮手枪的枪把。今天，他已经放弃了那把枪，换上了 24 小时保镖。在 9·11 恐怖袭击发生时，可能没有谁比法国反恐怖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更了解奥萨马·本·拉登以及他的基地网络。2001 年 10 月初，在一次事先预约的采访前，我在巴黎的立法大楼内一个隐蔽的楼梯上撞见他，注意到他的孩子气的眼神。他刚审讯问完一个在押者，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吞下一只金丝雀的猫。

“你听说过穆萨维吗？”他问我时抑制不住想要笑。萨卡里亚斯·穆萨维被指控为“第 20 名劫机者”，已于 2001 年 8 月 17 日被美国移民与归化局的特工逮捕，理由是他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泛美航空公司国际飞行学院学习时行迹可疑。穆萨维专案由美国检察官罗伯·斯宾赛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主审，但这个专案遇到了麻烦。能把穆萨维和基地组织连接起来的证据是间接的，就像他同 9·11 劫机者的关系一样。的确，大陪审团之所以对穆萨维提出指控，是因为一份能证明全面共谋的文件几次提到他的名字¹。但是穆萨维在法国的行迹是很长的。如果有谁知道他的底细的话，这个人就是布吕吉埃。

“有一些新进展，我们在弗吉尼亚的朋友们可能会很感兴趣”，他说着，向他的办公室方向猛扬了一下头。对布吕吉埃来说，这意味着一英尺高的卷宗里塞满了缴获的文件、拨打密谋电话的流程图、审讯记录以

及法国情报机构对穆萨维的旅行、人际关系及银行来往账目的报告。布吕吉埃喜欢把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叫做全球“蜘蛛网”。从1995年起，他凭借着技术手段和坚定决心一直在一丝一缕地撕裂这个网。

这位法国法官已经收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弗里和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嘉奖信，感谢他协助为在美国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定罪。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千禧年炸弹”艾哈迈德·莱萨姆，他曾策划在1999年新年前夜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由于布吕吉埃极力敦促，法国情报机构收集了有关本·拉登进入阿富汗的秘密路线以及他在巴基斯坦的支持网络的情报。在一份写于1995年3月、至今仍然保密的报告中，布吕吉埃亲自把这些情报通报给了美国。这些信息非常详细，包括基地组织内部负责招募新人的高级官员的姓名，在外国的基层组织的详细花名册，以及设在伊斯兰堡、白沙瓦和其他地方的安全房和“接待中心”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情报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到了设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招募中心。布吕吉埃曾两次试图警告克林顿政府提防即将来临的恐怖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在美国国内运行的基地组织——但是他被阻止了。幸亏在华盛顿的天使港，当莱萨姆提着一个装满炸药的箱子走下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的渡船时，一位机敏的美国海关官员抓住了他。布吕吉埃不仅把莱萨姆的档案文件交给了美国检察官，还在审判时详细作证，协助检方把差点得手的这位“千禧年炸弹”判为终生监禁。我在投给《读者文摘》的独家专稿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²而现在，这种合作行将结束，而且是在美国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在2001年10月8日见面的。之后不久，法国司法部便开始阻止布吕吉埃给审判穆萨维的美国检察官提供协助，不让他提供任何可以用于审判的文件。法国人宣称他们在“道义上”反对提供那些文件，因为穆萨维是摩洛哥血统的法国公民，而他有可能被判处极刑。当然，法国的官员们努力降低事情的严重性。“我们给美国提供了我们掌握的有关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有全部其他恐怖案件的所有情报”，后来，一

位对交换基地组织相关情报有了解的资深法国官员在巴黎告诉我。他坚持说没什么地方出错。“但是法国法律禁止我们把任何证据交给美国检察官，如果这种证据能帮助判决一位法国公民死刑的话。”³

美国在一封国际委托书中正式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书面协助。这份委托书必须通过法国司法部呈递，而法国司法部拒绝了美国的请求。布吕吉埃提出了申诉，最后，在那年秋天他见到了来访的那位美国检察官，但这样做违背了社会党人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的意愿。布吕吉埃说，“即使我无法给他提供书面材料，我答应口头上告诉他我们掌握的一切⁴”，这其中包括穆萨维前往阿富汗的日期、他和本·拉登的训练员的接触、他在这个“蜘蛛网”内的确切角色，还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尽管布吕吉埃愿意提供帮助，美国检察官还是空着手回家了，因为法国政府不容许他转交美国人急需的文件。

2003年5月，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告诉法国人，缺乏合作就意味着美国司法部大概要被迫放弃穆萨维的案子，把他交给五角大楼以便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他。⁵阿什克罗夫特所说的在穆萨维专案上缺乏合作实际是个计谋，这个计谋的阴险程度必须以布吕吉埃掌握材料的多少和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来衡量。穆萨维是在2001年8月被捕的，仅一个星期后，布吕吉埃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发了一份传真。“我告诉他们穆萨维是个危险分子，他在阿富汗受过训练，我告诉他们，穆萨维有能力完成一次恐怖袭击。我告诉他们要检查他的笔记本电脑，因为那是他存储所有联络信息和计划的工具。但是，等到他们想到这一点时，已经是9·11后很久了，穆萨维成功地从硬盘驱动器里删除一切有用的东西。”⁶

为什么法国政府会对一个自我承认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表现出如此热心？就是这个人法庭上大声咆哮，辞退了自己的辩护律师，称他们是“犹太教狂热信徒”、“猪”和“吸血动物”。⁷直到1973年，法国执行死刑的惯常做法还是在断头台上砍掉罪犯的脑袋。最近一次处决政治犯是在1963年，当时，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策划了一次试图推翻戴高乐的

军事政变，该团体四个成员中的最后一名由一个行刑队执行了死刑。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废止了极刑。而现在，他的接班人似乎决心要让美国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罪犯，即使已经证明这些人犯有集体谋杀罪。为了把自己的价值和政治文化当成替代美国价值和政治文化的“道德的选择”，法国做出了不懈努力，这只不过是又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来说，美国和法国的离异开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就是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算他的那天。在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反恐战争的特别会议后（这次会议是应德维尔潘的个人申请而召开的），鲍威尔驱车前往法国驻联合国大使位于帕克大街的官邸，维尔潘德要在那里和他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以及参加当天上午正式会议的另外 13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出人意料的是，德维尔潘逗留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法国绝不会支持由美国领导的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干涉。鲍威尔的副手和密友理查德·阿米蒂奇后来说，鲍威尔在法国大使官邸的视频显示器上看到那个他认为自己朋友的人，他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他非常不高兴”，阿米蒂奇回忆说，“当他非常不高兴时，他就很不热情。他的眼睛望着你，毫无疑问，他的下巴抬着。那可不是让人舒服的情景。”⁸

然而鲍威尔所看到的、由 CNN 实况转播的，绝非当天早晨德维尔潘在正式会议室里所说的那些自我正义的陈词滥调。为召开这次部长级会议，德维尔潘可没少费力气。的确，在采访中，法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告诉我，在 1 月初连续十天他纠缠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向他们施加压力，最后他们同意参会。为了克服美国的缄默和保留态度，德维尔潘强调这次会议不谈伊拉克，承认那样可能会造成分裂。会议应致力于促成国际社会支持反恐战争。“德维尔潘非常固执，固执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所以这个法国人得到了他想要的会议”，一位美国的参会者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白宫也是这么认

为的。”

在会议期间，德维尔潘“扭捏作态，他的那些自觉正义的陈词滥调还博得了大厅里的掌声”，美国副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回忆说。⁹在对9·11受害者表示了不大恭敬的敬意后，德维尔潘强烈要求联合国向庇护或赞助恐怖主义团体的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国际官员，以此来接管全球的反恐斗争。他想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介入，尽管这两个组织因为无望地支持印尼、巴西、扎伊尔和其他无数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府已经遭到拥护反贪污的人士的强烈批评——批评者中就包括它们自己的雇员！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军备控制条约来追踪放射性物质的商业使用和运输。无疑，这一条约会被证明在防止核恐怖主义方面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样有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功阻止了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成为核国家（而法国迟至1992年才签署这个条约）。“让我们清醒地看待问题”，他最后说，颤抖的声音中充满了怜悯。“不公正会导致恐怖主义。所以，一个公平合理的发展模式是干脆、彻底地根除恐怖主义所必需的。”¹⁰

准确地说，这可不是你所说的那种震撼世界的发言。发言中没有说什么迫在眉睫的事，德维尔潘也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建议。事实上，他似乎更专心于他的发型在闭路电视里是什么样，而不在意他在说什么。一位熟悉德维尔潘的外交官说：“我一直认为把电视摄像机安在安理会的会议室里是个真正的错误。这在鼓励多米尼克这样的人关注他们在电视里的形象。而他喜欢对着观众哗众取宠地表演。”¹¹美国人非常高兴会议终于结束了。“科林·鲍威尔一开始就不打算去”，美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因为他还有其他早已安排好的事情。毕竟，那天是马丁·路德·金日，别忘了，鲍威尔的中间名是路德。但他还是来了，这是对他的朋友多米尼克的特别捧场。”

直到鲍威尔在CNN上看到“多米尼克”熟悉的面孔，他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次特别会议只是个形式，”那位在联合国的

美国助手说。“但是国务院通常是纯真无邪的，国务院说这样很好——对他们说来，正确使用叉子比失去一个国家更重要。事实上，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平台，很清楚，德维尔潘打算在这个平台上伏击美国和她的国务卿。他们做这个计划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不是几个月的话。他们发起了一个论坛，似乎是要讨论恐怖主义，但这绝不是他们的本意。德维尔潘把那13个国家当成了自己的道具，就是为了让站起来对美国和她的国务卿指指点点。”¹²

在简要地总结了反恐建议后，德维尔潘对着摄像机说他想就伊拉克问题“说几句”。这让鲍威尔竖起了耳朵。就在头天晚上，在德维尔潘下榻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用餐时，两人还讨论了法国政府可以接受的由联合国批准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新决议（事实上是第18个）该用什么样的措辞。这使得鲍威尔觉得基本上达成协议了。联合国的外交官们实际都打赌了——按100:1的赔率，说美国肯定得到支持这个决议的票。谁也没有想到法国人会说出下面这番话。

“如果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那我们就走进死胡同了……单边的军事干涉可能只是力量的胜利，却是严重违背国际法和道义的。”他说，联合国应该等到联合国核查人员在1月27日提交下一份报告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在这个时候，“伊拉克必须明白，到了积极合作的时候了”。

对鲍威尔和他的顾问们来说，很明显，德维尔潘是在试图拖延时间，以便萨达姆有足够的时间藏匿武器并且做好战争准备。“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这个法国人继续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就不应该让无辜的平民或军人冒生命危险，危及那个地区的稳定，加大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距，加大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只会]滋养恐怖主义。”而法国人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非洲支持不得人心的独裁者时却忘了展示一下这样的关怀。

稍后，当和其他法国高级官员对新闻界通报当天的情况时，德维尔潘否认他打算伏击鲍威尔，否认他隐瞒了自己的企图，即把联合国安

理会关于恐怖主义的部长级会议变成攻击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平台。“不存在伏击一说，”他告诉《金融时报》，“在我的发言中，我一次也没有提到伊拉克这个词。是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为了回答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我才提到了伊拉克。”我把这段话读给一位美国官员听，而这位官员认识德维尔潘，也多次审看了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录像带。“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说。事实上，德维尔潘记者招待会的文字记录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中，以及在随后对美国的指责中，德维尔潘自己把话题直接转到伊拉克问题上，而那时还没有问到那个问题呢。（这份文字记录是这位法国外长本人给我的）“我们不会把自己同国际社会不支持的军事干涉扯在一起”，他最后说，“军事干涉是最糟的解决方案。”甚至连《华盛顿邮报》都称德维尔潘的行为表现“极富戏剧性”，而在美国，这家报纸是突出报道国际社会反对布什政府伊拉克立场的媒体。¹³

当德维尔潘终于露面用午餐时，情况更糟糕了。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谴责了鲍威尔和布什总统做出的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他宣称伊拉克“已经完全地履行了相关的决议，并且同联合国的核查团队有密切合作”。这无疑是事实真相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版，尽管这一事实是由掌握信息的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官汉斯·布利克斯提供的。¹⁴德维尔潘描述了一幅灾难性的情形：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一个地区的不稳定，这个后果远比忍受这个低劣的独裁者更糟，因为他在自己的地盘里有安全感，也不会威胁谁。终于，鲍威尔听够了，他的话里带刺了——而鲍威尔一向很骄傲自己说话很少带刺——他说：“在巴拿马之前，你说过同样的话，而我们进入了巴拿马，三天后，没有谁还记得这件事。”一位助手说，从那天起，鲍威尔明白了一切。“他恍然大悟，意识到这是一场不讲情面的政治游戏，而他却任由自己被利用和被滥用。”

从那一刻起，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冷淡了。德维尔潘的信件不再称呼“Cher Colin”（亲爱的科林），也不再有意外的午餐了。交流变得生硬而拘谨，这两位高级领导人隔着大西洋相互猛烈抨击。